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世說新語 識鑒第七

1 曹公少時見喬玄，玄謂曰：「天下方亂，群雄虎爭，撥而理之，非君乎？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，治世之奸賊。恨吾老矣，不見君富貴，當以子孫相累。」 2 曹公問裴潛曰：「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，卿以備才如何？」潛曰：「使居中國，能亂人，不能為治；若乘邊守險，足為一方之主。」

3 何晏、鄧颺、夏侯玄並求傅嘏交，而嘏終不許。諸人乃因荀彧說合之，謂嘏曰：「夏侯太初，一時之傑士，虛心於子，而卿意懷不可。交合則好成，不合則致隙。二賢若穆，則國之休。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。」傅曰：「夏侯太初，志大心勞，能合虛譽，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。何晏、鄧颺有為而躁，博而寡要，外好利而內無關籥，貴同惡異，多言而妒前。多言多讟，妒前無親。以吾觀之，此『三賢者』，皆敗德之人爾；遠之猶恐罹禍，況可親之邪？」後皆如其言。

4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，帝欲偃武修文，親自臨幸，悉召群臣。山公謂不宜爾，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；遂究論，舉坐無不咨嗟。皆曰：「山少傅乃天下名言。」後諸王驕汰，輕遭禍難。於是寇盜處處蟻合，郡、國多以無備，不能制服；遂漸熾盛，皆如公言。時人以謂「山濤不學孫吳，而闇與之理會」。王夷甫亦歎云：「公闇與道合！」

5 王夷甫父父，為平北將軍，有公事，使行人論，不得。時夷甫在京師，命駕見僕射羊祜、尚書山濤。夷甫時總角，姿才秀異，敘致既快，事加有理。濤甚奇之，既退，看之不輟，乃歎曰：「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？」羊祜曰：「亂天下者，必此子也！」

6 潘陽仲見王敦少時，謂曰：「君『蜂目』已露，但『豺聲』未振耳。必能食人，亦當為人所食！」

7 石勒不知書，使人讀《漢書》。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，刻印將授之，大驚曰：「此法當失，云何得遂有天下？」至留侯諫，乃曰：「賴有此耳！」

8 衛玠年五歲，神矜可愛。祖太保曰：「此兒有異。顧吾老，不見其大耳！」

9 劉越石云：「華彥夏識能不足，疆梁有餘。」

10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，在洛，見秋風起，因思吳中菰菜、蓴羹、鱸魚膾，曰：「人生貴得適意爾！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？」遂命駕便歸。俄而齊王敗，時人皆謂見機。

11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，自名道明，名亞王、庾之下。先為臨沂令，丞相謂曰：「明府當為黑頭公。」

12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，曰：「志大其量，終當死塢壁間！」

13 王大將軍始下，楊朗苦諫，不從；遂為王致力。乘「中鳴雲露車」逕前，曰：「聽下官鼓音，一進而捷！」王先把手曰：「事克，當相用為荊州！」既而忘之。以為南郡。王敗後，明帝收朗，欲殺之；帝尋崩，得免。後兼三公，署數□人為官屬；此諸人當時並無名，後皆被知遇。於時稱其知人。

14 周伯仁母，冬至舉酒賜三子，曰：「吾本調度江託足無所。爾家有相，爾等並羅列，吾復何憂？」周嵩起，長跪而泣曰：「不如阿母言。伯仁為人，志大而才短，名重而識闇，好乘人之弊；此非自全之道。嵩性狼抗，亦不容於世。唯阿奴碌碌，當在阿母目下耳。」

15 王大將軍既亡，王應欲投世儒，世儒為江州；王含欲投王舒，舒為荊州。含語應曰：「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，而汝欲歸之！」應曰：「此乃所以宜往也。江州當人疆盛時，能抗同異；此非常人所行。及睹衰厄，必興愍惻。荊州守文，豈能作意表行事？」含不從，遂共投舒。舒果沈含父子於江。彬聞應當來，密具船以待之；竟不得來，深以為恨。

16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，已知名。褚太傅有知人鑒，罷豫章還。過武昌，問庾曰：「聞孟從事佳，今在此不？」庾曰：「試自求之。」褚眄良久，指嘉曰：「此君小異，得無是乎？」庾大笑曰：「然！」於時既歎褚之默識，又欣嘉之見賞。

17 戴安道年□餘歲，在瓦官寺畫。王長史見之曰：「此童非徒能畫，亦終當致名；恨吾老，不見其盛時耳！」

18 王仲祖、謝仁祖、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，絕有確然之志。既反，王、謝相謂曰：「淵源不起，當如蒼生何？」深為憂歎。劉曰：「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？」

19 小庾臨終，自表以子園客為代。朝廷慮其不從命，未知所遣，乃共議用桓溫。劉尹曰：「使伊去，必能克定西楚，然恐不可復制。」

20 桓公將伐蜀，在事諸賢，咸以李勢在蜀既久，承藉累葉，且形據上流，三峽未易可克。唯劉尹云：「伊必能克蜀。觀其蒲博，不必得，則不為。」

21 謝公在東山畜妓，簡文曰：「安石必出；既與人同樂，亦不得不與人同憂。」

22 郗超與謝玄不善。苻堅將問晉鼎，既已狼噬梁、岐，又虎視淮陰矣。於時朝議遣玄北討，人間頗有異同之論；唯超曰：「是必濟事。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，見使才皆盡，雖履屐之間，亦得其任。以此推之，容必能立勳。」元功既舉，時人咸歎超之先覺，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。

23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。玄北征後，巷議疑其不振。康伯曰：「此人好名，必能戰。」玄聞之甚忿，常於眾中厲色曰：「丈夫提千兵，入死地，以事君親故發，不得復云為名！」

24 褚期生少時，謝公甚知之，恒云：「褚期生若不佳者，僕不復相士。」

25 郗超與傅瑗周旋。瑗見其二子並總髮。超觀之良久，謂瑗曰：「小者才名皆勝；然保卿家，終當在兄。」即傅亮兄弟也。

26 王恭隨父在會稽，王大自都來拜墓，恭暫往墓下看之；二人素善，遂□餘日方還。父問恭：「何故多日？」對曰：「與阿大語，蟬連不得歸。」因語之曰：「恐阿大非爾之友。」終乖愛好，果同其言。

27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，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，置郡於澧陰。是時胤□餘歲，胡之每出，嘗於籬中見而異焉。謂胤父曰：「此兒當致高名！」後遊集，恒命之。胤長，又為桓宣武所知。清通於多士之世，官至選曹尚書。

28 王忱死，西鎮未定；朝貴人人有望。時殷仲堪在門下，雖居機要，資名輕小，人情未以方嶽相許。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，遂以殷為荊州。事定，詔未出，王珣問殷曰：「陝西何故未有處分？」殷曰：「已有人。」王歷問公卿，咸云：「非。」王自許才地，必應在己，復問：「非我邪？」殷曰：「亦似非。」其夜詔出，用殷。王語所親曰：「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！仲堪此舉，乃是國之亡徵。」